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念菴文集卷十五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柄

謄録監生臣徐如灝

欽定四庫全書

念菴文集卷十五

明　羅洪先　撰

墓志銘

明故湖廣郴陽府同知七泉周君墓志銘

聖人之道雖至近學者尚非忘己而無累於外不可以造其微而質弗美志弗切不能學也美且切矣其時力不足亦無以幾動忍增益之功故學可精而不可期道可求而

不可能此朝聞所以難而聖人之不數見也始余與七泉周君師谷平李先生先生之言統括包并不涉蹊徑以俟人之契悟君處二三子中獨以為名節不立不可以範俗也於是取所聞以自重其身又數年出而友四方之士增其所未高則又以為議論不一不可以決趍也於是持所見以自居其學已而為郡政譽大起則又以為內外不達不可以適時也於是據所行以自信其心其於為郡也亦何異於天下視天下事若無不可為者闖闖乎將出而小

試而身病矣數月謂余曰吾今乃欲根未能除靜機未嘗入也吾幾不免困生嗚呼今之才能如君者幾何人即有之固不能自致於道即嚮道稍信所行必不能一旦自見其短以為悔恨使不即死得踐言必且屢變以求其是其不止於此也明矣然竟死也宜非大可悲哉或人因君卒咸疑聖道至大曾弗若一行易完也解之曰僅僅食力者細民也如為朱頓必收效遠而失算多固孔門取狂遺意也此正可以觀君君姓周名子恭字

欽之幼有異質觸目而心解聞言而機生能超忽於衆之所難而脱落於人之所執喜於用奇而恥於持下爲文酷似其人有司駭之竟不第然名駸駸滿江右以增廣生舉嘉靖辛卯歲貢第一歲貢故不以增廣生實自君始明年卒業太學後連試有司又不第辛丑授湖廣永州府通判至官廉儉逾儒生嘗奉父戒菴公母黄氏孺人行肉食或不繼即行縣蔬食莅事事已嘿坐或走學宫說諸生經義其他行罷建措一就已意大率在慈

惠省約人稱為周佛子署居江華主治盜賊多瘴君數數往久之得羣盜出没道路與攻守之宜躬躡屩入猺洞撫諭廖道堅等廖感泣聽命嘗以策干當道當道信之卒殲九嶷郡盜魁鄭大義等數百人道州蔣居鄉哨守踈遠增靖邊營戍將屯兵調發有紀楚大饑臺省遣糴萬金君執不可比再至移通郡在官之食以應分授其直纔六十金上不逆令下不病農人服其敏檢郴州廪藏上議易陳化滞可省歳覈又治僧訟當没貲請市

田增祀濂溪食其裔孫之貧者君之行於郡多此類也居五年當道上治狀越次擢德安府同知治如永州歲餘以戒菴喪歸當道廉之給喪費免喪至京師公卿以下聞其來爭相引重欲留内例不可補郎陽府同知未上丁黄孺人憂禫而病明年癸丑二月八日卒于家距生正德丙寅十月二十五日年纔四十有八君既廉儉賻而後能喪以是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祔六十二都鶣鴟龍圖山黄孺人墓右娶上官氏逵相女有婦德二子

秉鈞秉忠皆縣諸生一女適谷平先生次孫暹一孫豫當師先生時余多病自分且夭視君目瑩而骨竦謂且必壽嘗戲屬君銘安知君竟先於余君銘友人墓曰我今銘君我自悲後之銘我其誰與又安知後之銘予者以何言也嗚呼銘曰

二人于旅為期千里一人載塗車敗馬瘏困不復起一人趦趄行且莫止於乎欷歔匪命也歟寄斯道者終何如

南京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善山何公墓志銘

嘉靖戊子予計偕北上求友于四方咸曰君不聞陽明之門所評乎江有何黄浙有錢王薔指雩都何善山秦黄洛村弘綱與紹興錢緒山德洪王龍谿畿也未幾遇何黄兩君于途黄君為人簡嘿而何君則魁形長鬚廣目而豐準與人語必依於所學無少長敏純婀婀懇欵援證喻譬指畫歎羡如有味乎其中而不能吐者必伺聽者意解乃已否則雖假宿傳食連日夕不為倦也其

煦濡而且婉孌若此自是定交相與問難辨析不少隠避君歸田靡歳不相見見必踰月乃去庚戌冬大氷雪君留最久而相語益合方期與予結隣終老而病不可作矣又八年其子進恒塋君城東之東岳廟後之乙辰向黄君為之志而以銘屬予予曰知君者無踰于予二人是烏敢辭君初名泰字廷仁晚以字行字性之號善山當陽明先生以提督之節駐贛也常聚四方君子論學君聞黄君所聞於先生者慨然曰吾恨不及白沙之

門先生今之白沙也刻期往謁又可失耶友人不以利舉業尼之不為聽會先生征桶岡裏糧追從相見于南康是時丁繼母憂歸而斬然以禮自度不狥流俗先生聞之曰是能以身為學者久之授以萬物一體之論與致良知之說終夜思之達旦不寐忽有省悟嘗曰吾人須從善端發念處察識於此有得思過半矣又曰知過即是良知改過即是本體其語學者每曰學務無情斷滅天性學務有情緣情起釁不識本心二者皆病又曰

執有無而論莫若兩忘只聽良知是非善惡莫能自欺
有情無情自無不知知至至之更無可知此皆苦心察
識而驗其必然不以人言少揺奪也惟其悟之甚艱執
之甚堅故言之甚詳而不憚重復葢謂舍此無以為致
良知之實持此處人自庶幾於一體之義而於言句稍
涉精深微密者輒揺手相戒曰先生之言無是無是凡
海内談學之士人人善君君亦人人視為知已至論學
脉未嘗輕許誰何也君以諸生事先生在贛趨贛在南

浦趨南浦在越趨越一不以舉業為念每試據理直書
顧往往出人右壬午舉鄉試上春官久不第辛丑授新
會知縣喜曰吾雖不及白沙之門今幸聞其學又仕其
鄉吾敢以俗吏臨其子弟耶始至釋菜于祠乙巳遷南
京屯田清吏司主事分司儀真歲餘榷貨無湖所至有
聲滿考投牒吏部乞致仕去不少濡滯是時年纔六十
有四而貌又壯盛無衰容時論莫不以為高君少善治
生家故豐而自奉極嗇及聞學勇於克已而急於就義

卒之日囊無餘金稱貸而後襄事嗚呼君之見重于師門者有以也夫何之先有伯勝者以好脩聞里中四世至景忠景忠生汝礪汝礪生克平克平生潛字若愚若愚公質直長厚以君貴贈承德郎南京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配孫氏贈安人三子長泰武平知縣次春歷詔安含山霍山三縣知縣君居幼霍山與君同事先生而性慷慨有大節皆能不負師門君生成化丙午十月初三日卒嘉靖辛亥五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有六配李

氏封安人無出賢明著稱通達理道尤善處嫡庶之間故竟有子進德進恒進德側室李出早夭進恒吳出今為縣諸生三女二出李氏幼出杜氏婿為丘循輝郭鳳嶺季子康君卒諸生即北郭舊游之地為專祠明年督學憲使鄭君某檄有祠祀之鄉賢祠又七年督學王君宗沐配享先生于鬱孤臺于羅田巖而在新會儀真燕湖皆樹碑識思此於君宜不足輕重然回視少年所為若兩人然向使卒為友人所泥沉埋舉業役役於一隅

其所就宜未可知矣然則君所謂察識于起端發念者非已試之藥歟自戊子至今三十餘年三君無恙而君結隣之約奄忽不待予既不能無悲君所學若此而予自顧未知底麗即恐無以酬往昔求友之初心葢不獨悲君亦重以自悲也銘曰

江門崛起世有真儒孰出僻阻懷彼步趨違俗就師決于一念邁往無前良知自驗遷善改過不昧此知持以淑人念玆在玆有覺方來毋易厥視能尊所聞

古人鮮是

文江兩生墓志銘

文江兩生者趙生子良弼尹生道輿輔也子良居文江北門道輿在新市距余松原半舍許俱稱文江何居過文江者莫不識兩生兩生能重文江今忽見奪故為文江悲之也始余早歲談學方藉啟助然多勦其談而忘所學自乙未得趙丙申得尹於是文江有師友之義子良為諸生廩于官居市中惟雅静寡營因誦傳習錄有

感毅然思自樹不甘逐逐庸流而道與舉丁酉鄉試嘗師雩都黃子正其穎悟不及子良其質直朴厚寛慈而善忍似遠過之兩生往來無間寒暑徜徉石蓮雪浪之間近而青原玉笥鳳林白水遠則衡岳匡廬靡不得偕或踰旬朔不歸蹈險不怨求證所得互指瑕疵其形貌俱聳瘠古逸嗜欲清寡家極貧然善奉親兩親質故近道不逆所為得嚴交際即人以一箑相投稍不當堅不可強視物無厚薄皆一箑也子良從靜中悟入見心體常

虛湛一切無能相入自謂得此可旁應不疑有問詰者
揺首微哂不荅終日垂目宴坐自適即忖余猶若隔數
塵者然稍稍不足於氣聞人過面輒赤心不自禁亦竟
莫能作一語喜飲酒暢志意後偶病不食少茹酒月餘
健如常如是者越半載忽儵而卒道輿尤重恥心矜細
行而尚大節未嘗失辭色於人聞談論稍涉高遠目矍
矍若驚謹密内守即事驗心以至自慊至契悟處挺身
捫胸又若啖異味意津津莫能自述也初授崇明知縣

崇明在東海中藪盬徒為亂往者出没風濤多不測選人類規避道與名列浦城為有力所易聞之不一動念忻然戒行省費實賦奸宄革面是時城甃于海積餘帑將徙之以内艱去不果月餘倭難作代者不免起復至京師京師貴人愛其賢競以鄉邑請銓部會逆銓部意莫逞困以雲南太和在太和治行猶崇明獨身萬里絶不以險遠懷恐地故儉瘠供需如中土民困甚則搜括利害務令簡薄毫積絲累歳羸若干田里稱均咸願立

石亜逺著在令甲訟簡事給時時集士人談學身刑意感信者日衆嘗以疾請攝攝者恣箠楚聲達署即復視事或勸之荅曰使病吾民是增吾病也居四年竟以勞瘁卒于官既卒而部檄以賢能召太和士人悲如失怙憐其貧競助之復請兩臺賻歸櫬而思不置復請祀之名宦祠且檄鄉邑以鄉賢祀學中皆如言當道與將如太和時余偶言此心之大渾然與物同體一無所繫惟同體故感無不通惟不繫故窮達不得加損之忽躍然

起訃祿可倫養斷棄去相守畢業言不自効訃至與予良吊其家哭盡哀予良灑泣別去無何遂病而余衰獨留嗚呼此獨文江不幸哉前後從余遊者有羅生汝奎文詳周生天臣忠謝生子貞中孚三人輿致高遠善啟發莫如羅謝擅才力能羣衆而周愿介不染非義二十年來相繼夭兩生言及輒痛惋欲涕嗚呼安知今之痛惋復有甚於兩生者乎一邑之間信學者幾何而傾摧若此即後死何益矣嗚呼嗚呼趙本宋濮安懿王之後

自中奉大夫不伴始寓吉水墓在二十一都善果山子孫因家城中高祖某闕曾祖闕　祖邦貴父克潤邑鄉賔母藍氏正德庚午三月四日嘉靖庚申七月三日其生卒也年五十有一寡兄弟而無子以再從兄子嗣宗為後娶徐氏繼高氏二女長適道輿次子次尚幼道輿生後一歲八月十三日卒前一歲為六月二十七日年五十尹出河南至吉州兵馬鈐轄崇珂孫守誠留吉城舊市街後徙吉水新市十三世為高祖宗連郡鄉賔有

行誼士人稱之曾祖建陽知縣載曾祖體震父錫母蕭氏三子長即轍次軫軒縣諸生錫與克温皆以儒終其身道與娶峽江劉氏三子棨采樂一女適舉人羅徵竹子艮卒之五日祔善果山祖墓左首乾亥趾巽巳而道興莖里中賴坑甲山庚向其期為辛酉十月庚辰值余病皆未臨穴茲為銘且弔之別書其一納善果之墓同遊地下其尚知余之悲否乎銘曰

古道荒昧兮將余振之援枹奮鼓兮聽者其誰仡仡

兩生兮前驅秉麾靡遠弗致兮彌堅可摧天胡弗弔兮莫或相而一割中折兮寧究厥施處者嘿嘿兮澨其泯澌嗟余孰輔兮倀倀安之有來景附兮邅迴後時匪直文江兮千古所悲

明故雲南清吏司主事致仕洛村黄公墓銘

正德丁丑陽明王先生以中丞督軍于虔延見士人輒語以聖學是時虔中士人無少長皆得其門獨雩都洛村黄君與何善山兩人最有名是時君以詩經舉丙子

鄉試第七人丁外艱往兄弘奭墮父貲不能償父怒將杖之君憐焉自代三百金以解先生聞而異之嘗謂士人曰黄君來何遲也既小祥始上謁三日而悟心理合一之旨凡所誦說即能無悖於先生先生之教士人也擇資之近者特置左右時掖獎頓挫而造就之知用力矣則又諄諄操習其誦說與巳無悖士人初至者令先以意接引且察其性行何若俟漸領畧徐共面語故巳不勞而人易知君首在造就中自以接引得朋友益故

從先生去處至歸越不忍離者四五年戊子冬先生道卒門人做築場義葬擇一人紀其家君居守二年身處以禮而用情於人内外大小咸信服莫可指誹於是士人出先生門者無間遠近莫不知有黄洛村矣久之恩得一職自試甲辰授福建汀州府推官厭世俗脂韋背公無忌執法明峻不肯少失尺寸巡按御史何公維柏而下率倚為重遇疑獄及人畏忌不敢發者必以相屬君亦感激知遇不事姑息能聲漸著而望者亦衆戊申

召爲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又明年北邊告警皇上震怒邊將多逮西曹或不盡法即加責問畏罪者務深刻以希旨君直據法遣之不輕進退往往忤人兼質任剛直既不能爲軟熟語即有容貸又不能自暴示恩以故讒者四起辛亥當考察期閲之望君者適當事例予謫調因上章請得原職致仕報可葢公卿中多嗟惜之故爲曲全若此既歸每歲必放舟青原玄潭間與吉之雙江聶公東郭鄒公期會先會必走書速予與劉君方與

為後先與未慊或留蓮洞更旬月乃能去其體肥稍短目長秀而聲厲以舒士人有所請質瞠覛注聽不遽舉似以俟意盡衆論既畢徐擇一二言諷之不競談以肱所知意態含蓄未易涯涘然善咲喜浴曾不自異已未臘忽痰壅轉為風痺歲加劇辛酉五月二十八日端坐而逝距其生弘治壬子七月十八日壽止七十後善山者十年憶予識君兩人旅中善山慈和曲意欵納而君嚴簡難近未嘗假色笑於人然予獨與心契往來二十

三年而敬不衰觀其學亦且再變始者持守甚堅其後以不致纖毫之力一順自然為主至其平生終始曾未少變大抵厚於自信而薄迎合長於持重而短機械倉卒不撼可以鎮燥心瑣屑不入可以消鄙見古之所謂不為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志者庶幾近之葢望而知為有道不待言之出也雩都士人多出兩人門而邑中喪祭舊俗尚鬼至君始還古云君名弘綱字正之先世居贛縣下横自春源翁始徙雩都生子敬子敬生仲庸

仲庸生廷本廷本生思盛號静軒里中稱長者娶于吳生君君配易氏有二女三子女適易廷科劉克端子襃歲貢國子生次聚裒皆縣學生孫子十一人瓚珍珩璠玖璨珙璁琯璞珍珩縣諸生孫女二一適易紹音一許何某曾孫四人某某某某曾孫女三人君卒之十二月二十五日襃等葬之西門外生佛寺右首巽而趾乾何之殯也予走雩都哭之哀君訃至而予卧病則哭諸寢門明年襃持劉君之狀來取銘予泣曰如君者可復得

耶且我信矣銘非我孰宜銘曰

宋儒窮理理實心虛虛與實合匪學弗居君雖得師

速悟由已一言而判即心即理持之既久持以不持

流行坎止自心不疑感本寂中寂非感外心有本靈

嚴師斯在維内之私維外之疑不隨不倚胡旋靡徵

我將質之逝矣弗作載韻遺言堅珉亦託

明故禮部主客郎中致仕明水陳公墓志銘

嘉靖辛丑某歸田始會明水陳先生于螺川上又五年

再晤于毘陵繼是庚戌聚青原壬子留玄潭雪浪閣甲寅過桐江咸朝夕請益既久乃别最後丙辰大水獨對於寓舍尤盡傾倒葢先生之學得之陽明公致良知為深以為能致吾心之良知於事物感應之間是謂格物物格也者事物感應各中天則之謂也竊謂良知即未發之中無分於動静者也指感應于酬酢之跡而不於未發之中恐於致良知微有未盡方欲求决于先生而先生亡矣悲夫悲夫此豈交遊之情已乎自念此學當

詣極致不負千載一時之機而先生自任其重負荷且
堅東南士人歸心服平而卒無疑貳者在吉有東郭雙
江諸公在撫則先生為倡首蓋浙中所未有也如是而
不得少延歲月以卒所請豈不大可悲哉先生名九川
字惟濬初號竹亭改明水陳本宣之寧國人高祖觀擅
智勇髙皇征偽漢時實在行以功進小旗留撫州守禦
所既老返宣城曾祖禮代隷元帥金大望麾下樂臨川
風土始留家子孫遂為臨川人祖溥寡言笑能前知生

崑字獻璧號闇翁娶吳氏生先生後推恩封文林郎大常寺博士母某氏封孺人常夢吞星而娠先生幼善記誦屬文十餘歲里人辭不能師乃遊行齋饒某門問難相長饒喜得助三試當入學校三辭不赴而肆其力於載籍為督學崆峒李公所知明年癸酉與饒同舉鄉試故事舉鄉試鼓樂譁之獨徒步歸甲戌登進士第觀政禮部與同舍共一驢不避嫌毀已而忽覺難仕三疏請告乙亥師陽明公于虔有所聞盡火舊所為周易春秋

詩禮諸書丁丑起告授太常博士講習靡倦己卯武宗將南巡衆莫計獨與舒梓溪國裳夏東洲良勝萬五溪潮連疏諫止有旨荷校跪午門外五日杖五十除名直聲動朝野而病日甚然南巡竟止識者壯之庚辰卒業於虔辛巳今上即位拔諸諫臣仍補太常癸未進禮部儀制員外郎冊封弋陽王甲申侍陽明公于越乙酉轉主客郎中正貢獻名物節犒賞費計且數萬羣小懷啣會是時有他甘心者思藉爲媒嗾通事假夷語奏之下

詔獄數瀕死不變言官論捄弗聽丙戌戍鎮海衛已丑郊祀覃恩解還後兩遇詔得開住致仕凡再履危機而卒不肯濡滯依違以為身家之謀而易其計葢性成然也歸餘二年六旬内連遭父母兄弟四喪躬覗歛含無遺憾始未師陽明公卓卓衆中篤倫嚴禮實恐玷缺比務學即謹喪祭正廟制宗法塋域諸役不一他諉宗族不足者捐已助之間走寧國掃丘壠以畢先志嘗構别墅術者羡其所定惻然曰伯父久殯敢私乎遂奉之而

事仲兄如其父陽明公既喪自走越紀其家而踪跡所經北至毘陵南盡東粤徜徉膓蕩九華匡廬間登五老峯之絕標窮三級泉之奇勝結茅忘歸自以為無地非學無地非友亦即無地而非講習之處其説主於陽明公以致良知為主以物格為實下手處不特定會期擬峴臺與懷玉浙東青原玄潭尋訪而已先生卒後數月即有東廓之變嗚呼此豈交游之情已哉先生生弘治甲寅十月十六日卒嘉靖壬戌八月某日享年六十有

九諸生即以言之官祀學官未卒之春痰上壅耳不聰至秋遂不能言有星墮居旁須臾瞑殯于家隣不戒火室盡燬而櫬宫彿震若有衛者初娶潘氏繼董氏大理卿璜溪公女側室王氏李氏子三長本嘉靖壬子舉人娶張氏合州善女繼李氏董出次朱縣學生娶樂貢士其任女繼李氏李出幼休聘何永興文明女王出女三長適縣學生黄國紀次適府學生吳朝禎幼適安城刑部員外郎鄒善皆潘出孫男三本子文烺未聘朱子文

燉聘崇仁謝氏文榮未聘孫女二本女許嫁曾如閩朱女許嫁詹勝本等將以明年癸亥某月某日葬先生城北南岡山首癸趾丁近間翁之墓而封同潘先期持衡州推官舒化所爲狀來請銘予悲先生不可復得又愧無以相報虛其平日知待也慨而銘之銘曰

良知之致得者其誰二紀相從達矣奚疑有來青衿示以著龜爰述所聞可師可資力主國是不慮身危載戍于閩莫揺彼虎迨其還歸汝水之湄邁邁何求

獨守我雖斯道若何今屬舉之既永斯藏亦以志悲

明故南京國子監祭酒致仕東廓鄒公墓志銘

夫學之始也莫善於以言相啟及其久也莫不善於執言而離宗知言有宗不為所眩性情相應加損不形而擔當負荷屹然特立此師道至難古今一奇遇也自陽明王公以學自命遊其門者衆矣融會敷衍傳之人者無若東廓先生故於其來也虛席以待之其去也凝目而送之以為斯人也吾道之所寄也嗚呼其望之重如

此是可一日失之使不得與於斯道也哉先生名守益字謙之號東廓姓鄒氏鄒之先自永豐徙安福至克脩居澈源里始以儒起家曾祖仕魯祖思傑父賢登弘治丙辰進士仕至福建按察僉事母周夫人以弘治辛亥二月一日生先生有異夢僉事官南都而先生師胡司寇璉年十七舉鄉試娶王夫人未幾周夫人卒辛未鄉試陽明公為同考官賞識之遂置第一廷試及第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而僉事遂解官踰年先生亦告歸自

少舉業有聲比歸授經山房無異也一日談論語中庸訝曰程朱補傳而先格致中庸乃言慎獨何耶積疑莫釋己卯就問於陽明公論辨反覆惜然悟曰道在是矣自是奉言無所違宸濠反從義起兵今上登極錄舊臣先生始出癸未如越既別悵望不已門人問之公曰曾子羨友所謂以能問不能彼幾之矣既復職與經筵加文林郎於是贈僉事奉政大夫母進宜人封妻孺人大禮議起偕同官上疏不報甲申復疏忤旨下詔獄與呂

修撰柟聯事未幾謫廣德州判官復入越久而復行在官未歷民事至是無敢退託發奸摘伏有未嘗試而剖析如見者猶曰若保赤子愧未之能也三年擢南京主客郎中戊子服陽明公喪辛亥當給由而痔作遂以病歸冬進奉政大夫妻進宜人丙申程太史文德量移為令為之翊化任嫌不少辭戊戌用薦起為南京吏部考功郎中以司經洗馬召上聖功圖有所犯衆捄得免在職充經筵講官上薛文清從祀議品據精確是夏陞太

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六月王夫人没十二月陞
南京國子監祭酒以嚴為教意不少回辛丑九廟災上
時政拳拳解譬冀有感動語太直致竟解官明年娶李
夫人巳卯至壬戌四十餘年學之不足反而加密益進
進不知幾矣而教之所施莫大於自任之隆無一日而
衆不與聚亦無一日而不與衆偕中之自得有名位卑
高所不能移也道之衰矣士無承稟故不得不力振以
為先馳始而專求篤踐無少疑滯既惟恐其説之不明

已而心與言俱言與聲應又惟恐其傳之不廣久則精神意氣無有二事欣欣朝夕不知孰為在我耶孰為在人耶與之俱忘不自覺也葢紹興之學與而致良知之說莫不甚習衆口交騰是非互出未有即其心所安者先生引誘其入不至相忤既得底裏而唯諾應對又皆足以發之舉其似者不聞則已聞則莫不盡其情執而疑者不見則已見則莫不平其氣欲究陽明之說者探之而愈深欲伸百家之喙者辨之而不得溫言和氣隨

幾轉授無住而非可教之人曲譬廣證隨事發揮無感而非可動之聽雖未嘗立奇異以駭常而隨問隨答莫不各中其節而得所欲雖不必懷饑渴以慰意而無小無大莫不各吐其衷而遂所長入門者得指摘以為持守之階向風者取形似以為關鑰之助故與先生交者徧天下而尊王公之學者至於今不忘然氷玉皎潔有如神明怡怡可親無復嫌忌惠愛為德被以春温怒者忘躁者釋如奏雅樂聞九韶聽之不厭即之而莫能舍

也蓋其得於天者厚故出之而有餘成於學者多故泯之而益競獎人之善能悅服矣不以志合而益增其高拯人之愚能含容矣不以跡殊而始張其大雖家庭耳目之近言皆可師而衽席屏帷之間曲而不隱蓋躋之使前不可得而克肖也知教之不可不豫也則立書院建祠宇廣鄉約以濬其源知弊之不可不革也則舉清量明戶役以正其始其他賑貸周族睦鄰施義繕道橋廣陂堰又若恫瘝在身不容但已恐去害之不速不知

永利之埀也至於文辭翰墨巨冊十餘咸主從心獨出已見若寂感之無界道器之無分良知之無倚真性之無待聖學之無染費隱之無間性善之無二又皆發先儒之所未發實則根約理緒曾無勦襲然則先生不朽於世遠而必傳者是可以輕擬妄億哉庚申先生以季子考績恩復職致仕妻王氏李氏進恭人是年先生七十海内學者咸祝誦之又明年壬戌偶病不愈病亟召家人訓飭之不異平時十一月十日無言而卒病之稍

加走而禱者交于途變之驟起哭而奠者屬于道嗚呼
希矣夫人王氏嘉溪少叅公理孫女李氏出爲畬巨族
五子義舉癸卯鄉試娶廬陵黄氏提學僉事國用女美
舉辛酉順天鄉試娶王氏御史文女繼周氏善登進士
刑部郎中娶臨川陳氏禮部郎中九川女出王氏養聘
劉氏員外郎文孫女蕃聘伍氏同知宇女女三長適劉
布政使佐子紹藩大學生次適廬陵楊叅議儲子應貞
幼聘萬安朱吏部侍郎衡子維京出李氏孫男十一人

德源德濬俱諸生德涵舉戊午鄉試德溥德温德治德
泳德濟德洙德汴德潀孫女九人曾孫男八人曾孫女
二人娶聘皆名族又明年閏二月甲申義等奉柩安于
里之白竹陂首震趾兄先期請銘洪先少先生十有三
歲後進行也每勞汲引不過鄙夷已亥之黴得與同列
辛丑遠播事異跡符香社精廬追隨實久閉戶三載何
遽見遺曾不踰年雙江亦逝行輩漸寡附麗安從嗚呼
豈不悲哉惟先生所營關係萬古一日之是人心所同

矧會大方立辨諸趣既執要領且獲依歸秉妙鑒而群分賦異質而深造尚友之士亦有考于斯乎銘曰

惟道在人如水隨器盡其所容皆以為是哲人器巨言與道稽或就質問響答無疑繼師作人幾四十歲有覺方來陽明之裔早繙帝紀違俗求之應時而出為蔓為夷入聽不諧一斥南服覯歷諸難郎曹再屬宮臣載召于國有華手綰正印日麗天跄立之司成士有歸命不諒其忠奉身以正斂於旁達守嘿時揚

一時之遇百世之光惟道之精多與時會孰畜而存孰施而潰孰引孰尼惟是之歸於乎斯藏來世其依

明故封文林郎無錫縣知縣桂亭萬公墓志銘

士以達節竒行震耀當年傳誦來世者豈不難哉然或觸於一時奮於一事究其用心有未可槩論者彼一無所憑藉本至性所發持之終身久而靡易亦何其稀少也世之夸詡崇尚冀以風厲人者宜不暇他擇矣茍欲反澆漓而歸之醇懿則畏壘漢隂之類泊然於中不能

與機械謀者非君子深與者哉此予有感于桂亭萬翁也翁爲人質易簡嘿而依於慈厚不知隨俗低昂計度意微猾事至是非斬斬立辨出口更不回人莫能難以游談聞者即赤色勦之不令復張而於人之是非與其成敗又若目睹一二不俟指覆即翁不自知其爲能也少嘗工舉子業既以家棘棄去躬治生始而人欺其朓朓多乘間苦楚之竟不與理曰吾家十餘世門無訟牒今敗自我不可百計隱忍求免久而稍稍信服率先推

讓燕會爭鬭得翁一言爲平又未嘗居其勞其最大者逆濠藉户口給少貸以收倍息不稱多死箠係以次將及鄉人來謀翁曰吾曹輩貧人所知也能勝貸乎相戒勿往人咸危之會濠反乃首倡議結壘自固是時里有附濠者聞中丞王公義兵過境懼連坐多盡室以逃翁爲譬止不聽則走縣令顧佖告故且曰反者濠耳道路訛言謂且屠村閭里洶洶小人不知所計明府不早慰諭恐脇迫生變是爲反者毆兵也顧用翁言鄉人以寧

翁之走縣也衆岌岌矣竊窺翁家庭戶晏然賴以不摇

翁雖治生然雅信諸子傳註所言以為學者必當如是

其書取法趙吳興一點畫不敢苟故其教子亦最嚴正

聞有明朱子學者傾囊為贄未幾次子方伯君舉鄉試

翁方視穫聞報不甚色喜履舄如初比舉進士知無錫

縣縣人有避徭者懐金謁翁翁覺辭去然亦不洩姓名

於人無錫迎翁間一往輒歸歸途見隷人持杖稍大剖

其半書以戒無錫而無錫亦日有聲徵南京兵科給事

中用無錫滿考恩封翁如其官既拜命不欲以冠裳入公門郡縣臺省間來起居顧深避匿曰我雖受命實庶人也何敢與官府為禮角巾野服與諸親隣往來道故舊懐抱肫肫覗往時畧不少衰亦絶不以封君自殊蓋自給事至為福建方伯二十年常如一日其以方伯交際來者漫漫遇之若不識也其後年益高意益純終日泯汤如嬰兒孫廷言舉鄉試顧益畏懼常訓其家人曰汝不見松栢乎其愈髙而不凋者貞色常歛為之也於

是鄉人乃益服翁翁卒其舊與往來者無遠近莫不悲
來來則莫不盡哀乃去嗚呼翁在少年孑然獨立未有
茅粃之援可以傾動人耳目也當逆濠氣焰薰灼犯者
立至虀粉此未可嘗試者翁為鄉人計慷慨振迅捐身
赴之忘其利害豈智專然耶夫久抑而伸得少而不勝
願者此淺中所為無足論矣至履榮盛意滿氣逸憑勢
而改步者往往不少此其故又何也翁雖有遭然用心
肫肫始終若此此不可以風厲哉無錫始為給事也翁

遺書曰主上聖明毋許人以銜直毋毛舉以存大體毋以恩仇變是非嗚呼執此三言即古之遺直不啻過也此尤足以觀翁翁名廣載字汝育號桂亭姓萬氏世居南昌東溪里東溪之萬建炎間曰楨者徙自新建城頭至國初有國輔公生而雄武非常有絕識鄉人伏之高
皇帝欲以官不受無子兄國寶子玉中為之後於翁為高祖曾祖觀禮祖景星考必昌號養拙母羅氏自祖考妣以下皆翁治塋翁雖不工形家術考其所卜向背浮

沉一一皆準法度專門者率不能呰今祔翁灞橋西策塘之溪湖山母墓下者所自豫定者也翁生成化丙申卒嘉靖丁巳享年八十有二素少疾至是病足一夕家人問寢嘿自刻時至期無疾而終初娶傅氏贈孺人生子虞託次虞愷即方伯君繼娶李氏生子虞瑞縣諸生次虞隣德府典膳孫男七人廷言舉乙卯鄉試第二人某某某俱縣諸生孫女三人適某某曾孫男四人曾孫女一人予未嘗識翁往以臭味交於方伯君父子之間

見其謹約慕古意必有敢之者既得聞其家世比往弔入其廬猶及睹其遺風而慨之方伯君以丁巳某月日葬翁持前給事徐君少初所爲狀來請銘嗚呼似翁者希矣烏可不銘銘曰

世降樸散巧智紛攘以能不能定士否臧自壯至衰踵故爲常如器敝漏莫補其傷翁頽乎中肫肫是將俗則寡偶而泯所長德之方矣寳韞其光不矯而合於性有當惟古云同今也則亡我昭其微胡直永藏

明故誥封奉政大夫刑部山東清吏司郎茫湖

李公合塟墓志銘

嘉靖壬辰豐城茫湖李翁以季子遂刑部郎中恩封如其官而次子逢為給事中相與迎養京邸昆季俱美官其禄既足以養而是時鄉里官京師者又皆争為酒食壽翁久之名聞公卿間翁長身豐頥背負鍾音響震發自棄布與隆貴語意態閒雅曾不沮怍即素以桀驁聞者猝然相遇莫不歛聽至是公卿相物色翁衣冠以容

禮見顒然有儀語時政及古今成敗事亹亹不絶若久淹仕途歷多故者語公卿咸敬重翁大中丞王公廷相善鑒裁尤數嘆賞謂人曰使李翁為方面郡守可不試而效奈何僅為封君耶其未與槱者望其父子賢達莫不羨慕稱為福人福人至其行事非其子與家庭羣從能久受教令者未有盡知之者也翁二歲而孤潛鞠於母氏遭家訟侵迫獨力支拒甞詣御史劉公某劉竒其狀貌謂訟者曰是兒且長雄偉一世若等宜其敵哉特

服疵肩勞遣之翁既出孤危益折節問學資故穎異童時已能爲聲偶句動諸長老比試諸生又爲督學蔡虛齋邵二泉兩公所奬拔然顧刻厲行誼務脫流俗求與古人頡頏聞於世非直工文辭而已母育翁艱辛矣翁事母尤極孝謹居喪哀毀出至性即垂老言及猶嗚咽悲泣不休與人交慎取予即纖微必嚴義利之辨嘗曰父子兄弟懷利相與古人以爲亡徵非過論也以是累世雖貴宦絕不知操切盈縮求增尺寸而其家乃日益

起翁故闊畧豪爽亦隨手施給又絶不能為寒士態至於自奉無衰壯其儉素如一日也平居動止端凝不喜諧謔不蓄媵侍即處燕私虎蹲山峙凛不可狎督諸子學嚴於官府後登第歸終日侍立無敢跛倚比在官暇時時舉平生所欲為而未得自盡與其所必不為者訓飭之會同時各以職事為大臣所中下詔獄翁倉卒聞報不少見幾微第曰升沉常事奚足計旋遣人持書督過不令摧萎晚年益明消長之故署所居曰抑畏旁書

虧盈益謙四句以自儆雖以髙年據榮寵見戚屬甲幼賤役亦必歛容為封君二十年不能以片楮入公府而郡縣數虗鄉飲賔席以待深避不就遂二子相繼舉鄉試自視欿然若有所畏而不能色喜視遂與逢登第時不異也遂自外謫稍進為中丞是時翁且八十先期迎賀于留都翁辭曰余以三世一身遭罹多難乃苟延大耋于今孫曾三十餘遶膝稱觴已為過望汝乃欲假公卿之重以為一日之榮吾恐造物忌多取也竟不赴已

而北邊告急召中丞督兵于薊翁直責以捐身許國之誼不令内顧未幾遂得釋政三年而翁感微疾謂遂曰吾必不起雖然得汝在侍殊非平生意及也家人環泣問所欲語曰吾平生語甚悉若等能守忠孝勤儉宅心保家吾目瞑矣何泣為已而曰人多怖死遂令神識昏亂吾心曠無一事欲了便了不見可恐怖者言訖端坐而逝自翁遭家訟迄于終不一言訟者名字其意以為毋使吾子孫不忘于心且脩怨也其大節隱行磊石磊若

此然拘於命不得達凡七試場屋不第輒棄去而微寓其意於詩詩成日吟詠以自適歲時家庭宴會或自度長短句令童子倚音歌之以代鼓吹然亦不欲以是名家筆墨散逸今所存惟饑豹穴遊桑榆諸稿十餘卷耳其平生所欲為與其所必不為者既以傳之於子與其家庭羣從令衣冠滿門勲名方甚顯赫至於敦博之氣孝謹之風即其子與家庭羣從咸自推讓以為不及諸公卿數嘆賞矣又拘於時未有以其名薦者故翁行事

雖近古人而竟以封君終其身翁諱萬平字惟衡姓李氏李氏自臨汝徙茫湖在天福五年處士從始至翁二十有八世世有聞人曾祖南輝封監察御史贈按察司僉事曾祖妣屈氏封孺人贈宜人祖考諱瓛號牧麟以進士為監察御史改四川按察司副使松潘兵備祖妣黄氏贈宜人考諱與鎬負才志年二十夭母林氏茹苦立後有司上其事于朝旌表節婦翁生成化辛卯卒嘉靖癸丑享年八十有三配劉氏善治家急義掩瑕俾翁

全其嚴重尤能以儉約成其子及封宜人身貴矣一御
命服返布素無所改也生成化戊子某月日先翁十二
年卒為辛卯某月日塟驥山子四人選太學生逢官至
德安府知府遷河東鹽運司知事遂今以都察院副都
御史巡撫鳳陽女一適某孫男十三人櫝椽格選出惠
德愬逢出杭樸楠櫝遠出栻材嶽壽遂出孫女四曾孫
男二十幾人公及見者幾人為某某甲寅冬十月某日
塟翁里中香社寺後戌山辰向以宜人遷祔後二年而

中丞委銘於某某始壽翁京邸徒懐羨慕不盡聞其行事也蓋歸田始知之方欲請盃而翁已不作訪其墓而拜焉故不辭爲銘翁從子吏部侍郎璣狀翁行事有云翁年四十八時得竒疾氣絶三日而寤云至帝所伏庭下遥見殿中紫衣者麾黄衣人掖以出道遇羣狙圍之翁躍馬奮刀殺數狙晚至野市憩酒肆主人持簿相示覽之即翁詩稿所與語皆身後事病且愈後二日盥手狙之毛血凝爪甲間乃知非真夢也嗚呼翁處死生之

際誠異矣其子若孫與夢語相符不謬翁果異人哉其不盡用於世者豈亦有靳之者乎嗚呼銘曰

維古立賢不專一途或引自代或同大夫叔李競能浮藝是拘不量器受守資以除譬彼豫章輪囷數腴委棄弗睨見惻世輸完璞遺珠元精所儲亦有神物時歛以舒人莫可測機與化俱鬱鬱兹丘天實閟諸儷德克享孰敢覬覦不足于前後則有餘撥厥終初理也弗渝

明故前翰林院編修文林郎方洲楊君墓志銘

西蜀擅俊爽秀異之産故發解者多有聞於時方洲楊君名實卿年二十有四舉四川鄉試第一明年試大廷今上親擢一甲第三人官翰林編修無何故鄉大疫而祖三溪翁及妻劉相繼卒請告歸省明年還朝充經筵官例得賜書函風亭成進講章與賜宴又例進白鵲詩多諷語壬辰會試為同考試官務在得人不必已出咸服其度是秋彗見應詔極論用人行政之道本於喜怒

疏入上疑意有所指令具實對衆謂宜伏辜引謝君氣故豪視人多不當已丑鄙引謝為巽軟直據所見覆奏語干用事寵幸諸臣有旨下詔獄問佐使安在刑訊垂死無一言他及主獄計窮度同官程君文德與厚善將追拷之會兵部侍郎黄君宗明上言論捄遂俱見逮君懼連坐二人每鞫必自誓力争不屈上怒尋解獄成謫戍瞿塘歲餘詔例得釋旋予致仕君既負豪爽自及第至被謫曾未及三年不得封懼二親無以歡遇節序稱

觴集客務極所欲且治室廬列歌舞娛其耳目而士大夫不知者顧以為謗君方及時縱志惟恐不足莫辨人言瑣瑣為何弟台故善事君君友愛特甚用君之學舉鄉試魁而三妹適士人復懼二親將有離憂即市舍旁地屋三區別割産均給之俾得數奉朝夕後盡讓巳田宅膏美者於台曰汝于多於我非此不能立也而三族待以舉火婚嫁者又甚衆養其妻劉之家如其妹其他舉義周急歸死殯而全孤嫠無問貴賤費出不貲此在

他人固皆甚難君遇之一語立就性耐勞不憚遠役至忤已者即詬詈其門一無所省葢其才豁略脫灑意至輒行動無拘滯而又善于用情故能周浹若此歲久廌達屢矣然未嘗尺書求援故人間與耆碩結社賦詩笑謔傲睨若不知有人世至論天下事往往剖截直易靡所畏忌顧其力誠若足以勝之所為詩文稱其為人下筆如注有千里莫禦之勢絶不能組織崖岸突兀語所着有猶及編觀槿野言庚辛集及諸稿四十卷嘗自謂

得之沉思而出以率易舉是槩平生宜亦畧可睹也憶君早慧爲先輩余君所奇補諸生督學王公廷相賞其文比及第程君與予三人故聯名君少予纔一歲是時上親覽諸試策手賜襃語一時公卿侈爲稀事每相期必有以報天子而紹興良知之學初聞于予予亦數數言之獨君心契聞與就薛君侃歐陽君德問所以一夕予已寢君扣門就榻曰吾適有悟思決於君若不能終夕者其意興勃勃類此相聚不四月而别當行戍僅聚

數日而程君坐前事竟外謫其後稍起至吏部侍郎罷去予在朝之跡頗與君同别一十七年而君卒未幾程君亦不起余幸存顧病衰無能少進即後死何益矣明年台以訃來且索銘曰没時意所屬也嗚呼君即不言吾能嘿乎以君才力志學有不成乎至於今吾三人夙所期者何似其尚可追否乎嗚呼忍不為銘以志予悲

楊氏本楚孝感人避元亂入蜀居遂寧幾傳為思寧思寧生友德友德生萬全萬全生時景即三溪翁翁生洪

江娶杜氏是生君比沒塋長庚山君與台嘗廬其側者免喪而病作卒嘉靖己未距生弘治乙丑壽五十有五配劉氏繼王氏皆先卒劉一女適某側室蘇氏白氏蘇氏一子羲臣縣諸生娶王氏叅政嘉賓女四女適某某皆士人子一尚幼羲臣將以某月日塋君康坪之原而二配墓在長庚山石銘曰

初交久睽忽悼絕也道廣車馳孰摧折也志壯且衰今古別也後死何期我心惙也積惠有遺文聲揭也

考履列辭石不可滅也

明故贈刑部雲南清吏司署員外郎晴岡胡君墓銘

贈署員外郎晴岡胡君泰和義禾田人也名天鳳字時鳴父諱行恭號謙齋篤學慕古行誼嚴振嘗慼時事有所論著識者謂可裨政議鄉居平恕每歲里中弟子爭迎師莫能舍以是終身不去其鄉君自少稟家學不更他師性行方介酷類父既補縣學生授經虔之雩都是

時王陽明先生去虔未久高第弟子雩人何公廷仁黄公弘綱傳先生學主於求心而緩窮索居閒之未即信退而沉思會冬夜從友人所宵分歸已熟寢覺聞漏下不及三十刻心訝之已而數覺漏不加促則疑守者怠謬披衣起立候天睹比四問雞未鳴也憮然悟曰漏非有永不永由吾心動聽聞亂耳夫聽聞亂故逆億起而愛憎移不自知其妄也不求諸心吾之妄可勝計哉於是積疑頓釋乃著自信篇以明己志時時就何黄究所

傳且曰始吾未信先生之學謂與宋儒異耳夫性即理與在物為理皆宋儒語也理在物猶可言外謂性為外可乎性非在外理非在外吾之窮索宜何從於是復為理論申之然君不獨能信其言反諸已自處獨至接衆務與心應以為快嘗遇病攣者旁有人云孰予一金當出奇藥起之君即倒囊從者疑曰驗否安知君曰吾心誠不自已豈俟其驗哉門人問見色不動有道否曰人之自視子女未嘗有動視人猶子女固其道矣雩士雖

以舉業從君君所語多在舉業外以是出其門者即有聞御史表湻訓導周文其㝡也在雩三年所學視昔大異方以稱力澤物為巳責而竟卒於㾰年纔三十有八不及其成里中嗟曰謙齋阨矣復阨君耶後卒三十年君之子直登進士為刑部致有今贈未幾出為湖廣按察僉事念君待吉淺土亟歸卜地於某山之原面乙辰負辛戌將以辛酉正月五日下窆前期自撰世叙來請銘僉事故與余遊嘗疑有啟之者其私淑先生也志甚

厲而位漸進將所謂稱力以澤物者終有在乎於是諸
其銘以告諸幽胡之先徙自金陵宋慶歴進士衍官至
尚書屯田員外郎幾傳為伯雅登永樂丙戌進士進士
之弟季和生寳坻訓導哲哲生佘極君之高曾祖也君
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配周氏生子三人長按察次
某某孫男四人孫女三人世叙云銘曰
學晦識凝如夜方寤孰寤有聞羣酣未悔匪辭是修
自踐抑抑命或格之極詣未即皇錫有赫貴豈在名

惟古好德乃福之榮又何考祥不曰有子遺者方長
雖夭弗死

明故慈谿縣知縣雙渠謝君墓志銘

謝雙渠君初名珥字子器其上世嘗立弟爲後君正其失從兄弟名行更曰應嶽字顯之自少以易學爲衆所推出其餘力又能爲古文辭於是子器之名滿郡邑四方爭迎爲師恐後然名不相逮者顧得舉而君至四十以上猶不第更名之幾年爲嘉靖戊子會朝廷遣京朝

官主考郡邑鄉試始賞其文擢第一人明年己丑登進士庚寅授慈谿縣知縣二年卒于官君面肥皙腹便便垂孝友慈和出天性嘗捐産贍伯父後及從叔與女兄之貧視從子如子隨質確就且植立之皆次第取科第然豁畧有度笑語諧謔跌宕不羈凡施愛於人與人之倍德者曾無校量怡然遇之如一也為進士即以更名之故聞於朝欲著為令復請旌表節義以勸海內觀政工部為尚書所知是時修正會典與撰本部實録慈谿巨

邑號難治君以廉勤溢之弊祛訟清横徭詭税羨茶妖祠盡薙以法邑畏濕不禁火民居善災故有市河久淤且入於豪因力復之患以漸息又建尊經閣廣楊慈湖書院增置祀田風厲士習竟以勞瘁得疾將入覲至揚返卒於壬辰二月十日距生成化癸卯得年五十先期家人知不起泣問後事輒訶走之士友候疾令以序進語皆邑事一不及私其卒也民哀之請祀名宦祠當道廉其賢而貧賻乃得歸既歸而今上以治行徵不及聞

明年某月日塟於本里連田虎形祖塋右首丁趾癸娶

蕭氏無子側室彭氏生子國典為縣學生一女適周台

應君本吉水銀村巨族曾祖三奇祖建鈞父正用世業

儒有聲母毛氏太守超長女憶余髫年即識君諸生中

比舉進士同年稱莫逆而國典失君故甚幼既塟十餘

年始來索銘又十餘年余始執筆則國典已舉三子而

蕭亦卒國典之幼也蕭鞠之甚艱不異所出尤能教以

忍讓故竟有成生成化癸卯卒嘉靖戊午得年七十有

六埜八都大井田中蜈蚣形君舉進士時每向余憂國典小弱嗚呼余銘雖稍遲然得載孫之名于石其可瞑矣銘曰

於惟慈谿才孰縱之久躓而興復遏其施于嗟志士能幾遘時兆足以行於君奚疵

明故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太保謚簡肅周公墓銘

嘉靖乙卯都察院左都御史缺所司疏擬請今上若曰

惟是法紀攸司必公且嚴實難其人其慎擇之於是僉
知上意遂以崦山周公名上自南京兵部尚書特授焉
例辭不允在院考察天下述職諸臣者再在廷諸臣者
一法守剛決陟明黜暇私莫敢干獨立朝著望者斂色
臺綱爲之一變上重其代委信益堅二品再叙加資政
大夫太子少保遣中使賜羊酒寶鈔勞之幾七年不得
告會長子經歷君夭鬱憤成疾疾卒于位上聞悼惜遣
禮部侍郎李公春芳諭祭特贈太子太保謚簡肅工部

具棺治塋仍命行人孫君汝翼護行中書舍人李君輔
蒞葬有司畢祭如數恩禮隆備咸侈為榮孤宣將以是
年十月五日葬同江下赤石潭期促不及請銘當朝名
公謂公視某則外兄弟迫之寢所俾代是役拒謝不聽
乃力疾取禮部祠祭主事曾君同亨所撰行實參以平
日知見撮其大端列書壙石其政事之詳未及盡聞俟
之作者公名延字南喬居近崦山因以自號周氏泥田
水溪巨族相傳系出都鄉侯肖因守袁留居之至汾翁

徙烏東五世沂濵再自烏東徙泥田十六傳而為學顔
學顔生椝舉洪武庚戌鄉試官至台州府同知以治水
知名太祖皇帝椝生公智泰和訓導於公為高祖曾祖
適台州教授祖仁讓祖妣宋氏父良福妣李氏公旣貴
俱贈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二妣俱淑人
公始為儒士舉嘉靖壬午鄉試明年登進士為潛江知
縣用薦調廣之新會戊子召為兵科給事中以言謫太
倉州判官徐丁妣淑人憂起復補宿州已而擢揚州府

同知南京禮部主客郎中調南京吏部考功戊戌擢廣東布政參議轉按察副使擢左參政轉福建按察使擢右布政使歷廣東左布政使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廵撫應天再擢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廵撫無何召為刑部侍郎復擢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轉南京吏部尚書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賛機務凡二十任至今官初仕時年纔二十有五家居先後止三數寒暑自餘三十五年未嘗一日不在位方峻

謹潔無他嗜好面顔寒峭人不易合在親交一無所昵
亦未嘗一言受訾于人自其少時食貧力學閒授徒以
自給有弗率者旋即斥遣喜深沉守獨日端凝上視密
於致思即夜寢多不易瞑凡晝之所為至於事物之微
人易忽者必檢晝得當乃已與人語忖量是非而後發
將出口尋繹復止如是再四或終含舌嘿嘿不苟應退
則靜坐一室儼如對賔妻子不敢輒至其前偶有違拂
厲色經時不解僮僕侍側者惴惴失措以此持已亦以

此視人不別爲賢否以此處家亦以此治官不少失尺寸以此臨下亦以此事上不輕爲附援益出性成非矯強也始至潛未試吏據律擿發奸蠹破露常堤黄漢垸田三千丈防恩江河潛得常稔而沔無水患盜入東北沙𣏌驅民騾往盜驚有偹卒敗以去新會窟猾逃稅習不可治則又設計誘之畢償其逋去兩嵓邑俱祀名宦祠中入諫垣無幾生論新建伯奪爵事外謫謫者例居他署自別僚長遇以客禮太倉維揚皆然獨違衆聯署

受事爲常去宿宿人祀之如兩邑歷廣閩藩臬值南交議起贊畫居多以征黎功獲優賞而採珠中使畏其禁令不敢苛暴蛋人在閩中吏無佚罰者巡撫應天首清海洋巨寇林成之擾以靖江防次復溧陽水次之兌以寬民力未幾督兩廣則又主於節費息兵務安靖以杜倖功軍餉非給犒不發疏止番舶交易毋啟外侮罷璗萬爲石諸驛歲羸千金宦跡所至過者惜其去聞者冀其來墨吏多謝病求避汰擊自是出入南北兩都官益

尊其清約自守交游屏絶門外蕭然不異在下寮時異時考察或可計免至是竟莫能相撼至所保全又非譏毁可動事無巨細度其害不勝利即時調皆然所見有未定者寧棄置不復舉縱拂羣情不恤皇鑒精嚴靡有遺照近臣尤所注意往往抉過不暇公周旋八座曾無蹉跌嘗自贊其像有曰退然若畏鈍兮似迂然其不違義不趨利不隨俗不靡風者殆之死而不敢渝也其終始令名豈易然哉有司議謚擬之一德不懈曰簡正己

攝下曰肅上特允之葢既接跡安成張公之後而所遭遇之在吉水百八十年間登穹階受完寵者惟公一人嗚呼其可謂不死矣公生弘治己未卒嘉靖辛酉享年六十三娶熊氏累贈夫人繼王氏累封夫人子二長守以廕至右軍都督府經歴幼宣國子生女二適羅思孝祖庚俱縣學生子女長者熊出幼者王出公不樂為無益文字至所陳述咸整潔有章類其為人多不存稿惟奏議若干卷存于家銘曰

泥田之野原自崦山周宗世衍焜燿其間篤產名臣
特立無懼揆厥初終一節允固肅則有帥簡固能專
任邇不泄持久彌堅諸難咸宜于藩于臬薦登大僚
聲光有烈惟帝曰都惟爾予孚孰司邦紀御史大夫
率爾素履爰正庶位臣敢不恭百辟所視亦既七載
表樹自躬吏獲楷式士恥汗風矢死奉公疾弗仰叩
力瘁生前慮周身後帝用心惻悲卹有加進秩賜諡
易名孔嘉脩物飾終重使遠道石潭之湄塋壝堅好

形閟志顯著在王言嗚呼簡肅百世如存

明故白竹山徙柘鄉族叔北軒墓志銘

吉郡地雖廣然生齒甚繁不足以食衆其人往往業四方歲久不一歸或即流落不識家世何在而長沙與吉郡接畛其產故饒其留滯又為特甚吾嘗治譜見客遊而塟其地者心竊悲之為書出處甚悉以待其歸又竊恨處異域而忘故鄉使父母盼盼然無以待老誠不知其何心也吾族祖秀英嘗客長沙之寧鄉栗溪既久娶

其地章氏有二子鈞錦未幾章氏卒而秀英之嫡曾氏二子曰銘曰錢既有室覗寧鄉二弟為異母又遠在千里外秀英慮其不相能而力又足以兩分其業也欲令鈞錦留寧鄉以居鈞年十二三向父泣曰人孰無祖吾忍終為客乎那情旨悲懇秀乃擕歸曾氏性頗嚴鈞事之甚謹顧獨得其懽心曾氏嘗語人曰吾不意鈞能孝我也以故銘錢覗鈞如同生鈞稍長往來寧鄉有贏即以周其族人於業儒而貧者不惜傾其貲里人王志本

死不克塟聞而哀之遂遺以棺又嘗解衣助秦用達之殮煞家故僅僅不甚裕也其生弘治癸丑嘉靖乙巳卒于家娶叚氏有二男曰程曰秋程為府諸生一女適顏來歲時婚婣宗族問訊咸謂鈞能持門戶嗚呼視彼輕去其鄉久而忘歸與同室而胡越者又何如也不可謂難哉程以丙辰冬祔塟吉水五十九都東邊下坪辰山戌向先期以外父袁君梧狀來曰吾父雖無善行願一言使後不忘予與程同出峽丘公珣之後又嘗壯鈞之

為人奇其所為乃志而銘之鈞字仲和北軒其號云銘曰

寧鄉生故鄉死安能鬱鬱久居此居竹山莖吉水爾能德人人德爾樂哉茲丘誰忍毁

明故三潭府君墓志銘

三潭府君曠達人也方頤豐準性度純謹處猶與人處無疾言狂態而心常熈熈若不涉世務者故善詩楷書書宗顔氏皆有法度喜飲酒遇醉不能辭時時舉盃至

唇復止嘿嘿工苦於詩詩不得盃屢舉屢止如是雖移
晷刻不知倦或主人勸酬至甚醉目光傍流輒拱手告
寢鼻息齁齁主人不厭雖累月如是不舍去往年常游
金陵金陵多鄉貴人好為詩及顏氏書相遇甚驩飲之
酒見其狀若此更相稱善交引辟為弟子師居無何忽
忽不樂棄歸嘉靖壬午始與先大夫相見先大夫高晲
一世無富貴態常鬱鬱不欲與俗人交杜門城市中巷
無轍迹過君至啞啞笑言旦至暮不休每席地坐共持

尊酒倚筆床嗚嗚長吟彼賡此倡揮灑滿紙當是時余弱冠旁侍謂嗜文墨耳未之多也他主人或相招皆不樂往而先大夫座中無君輒慘慘不樂乃延為子弟師歲且暮猶相對予至是益愛敬君間與語周程之學怵然俯聽歎曰惜吾老矣枉此生無可贖者遂為詩贄谷平李先生願師事焉不獲請退而日誦陽明語予笑曰得無勞乎應曰誠有聞即死無憾久之詩類白沙字類陽明見後生輒談先大夫與谷平先生口不置也又歲

餘先大夫捐館君且病方病時聞訃伏枕痛哭不自已故病日甚勢且亟猶欲為誄辭舉筆淚涕交下竟不成語後二月亦卒平生不知計筭事少嘗學為諸生以門戶廢業而身亦窘子弟朿脩橐無停滯家不能舉火對客不少見戚容日遊山谷中趺生盤石以此為常辛卯縣令吳惺廉其老貧禮為鄉飲賔固辭不可乃以讓蕭廷翰而自為介衆謂稍自媚即可以謁得謝而君不一動齒卒之日其子珵無以為殮又十餘年不得塟而素

所交游日多零落今無復有談其事者悲夫君名轄字木夫世為山原羅氏始祖時濟為宋吉州推官高祖敬簡曾祖存淵祖丕冠父效祖母石鼓周氏君生成化戊子卒嘉靖癸巳娶周氏生二子長珵次玧早卒珵娶胡氏繼劉氏女適某孫女一乙巳十月丁酉祔塋本里某山皆珵力貧終其事銘曰

若有人兮山之阿飡沆瀣兮被芰荷行無頗兮志匪他莫我好兮謂我何歸去來兮擇所處孔鸞相從兮

猿鶴與侶遊而不返兮將遐舉延味嘶腐兮奚足語
潭有月兮松有風生此樂兮没此終相贈遺兮留無
窮後千秋兮何悲恫九地修文兮多君子異丘墟兮
同寢止勒室銘兮考終始天地為儌兮永安此

明故泉口彥山府君墓志銘

予聞懋德述覸之行則為之法然而悲葢悲其時之難
也先王田里樹畜之教詳斯民得以厚生而寡外慕當
是時有弗若于訓者刑之所必歸也其安於俗者則福

之所必集也後世養民之意微而利欲之穽徧於天下非捍闔不可飾情非累黍不可居積於是恂恂者多齟齬而卒底苦厄彼能自靖宜無怨矣然孰能免季路梟魚之情哉故既爲懋德悲亦因以悲吾先世也懋德之述曰吾考彥山公篤厚人也雖不事文學心肫肫近於理至不知計筭處多暗與古人合嘗業商商即隳貲已而躬耕耕嘗餒旁觀者不勝其坎壈矣顧所出浮於所入無苦語吾祖喜賔客施予則爲治具營辦不令覘有

他處諸父昆季遭誣訟若身與其事傾作產出之故終其身貸貲以食教其子曰汝必讀書無効鄉里薄俗孳孳於利也嗚呼若公者非所謂恂恂而齟齬者耶公卒二十年懋德舉江西甲午鄉試而養已不逮辛丑改葬公于下符高伯祖庸範墓側午山子向述是乞銘余四畐泉口系出秀川印岡仕倫公後二世德與文學著於楊文節公記而夢祥明弼行業載乎郡邑誌嗣後顯達遞傳難以枚舉自余與懋德同遊谷平先生之門講學

甚覩重其述言而悲其用情遂次第書之嗚呼公可謂不匱矣 𬀩

念菴文集卷十五